

杨永龙◎著

汉语史论稿

Han Yu Shi Lun G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语史论稿

Han Yu Shi Lun Gao

杨永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史论稿/杨永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004-7622-1

I. 汉… II. 杨… III. 汉语史—文集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756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收录了笔者2000年以来发表的汉语语法史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是江蓝生先生与笔者合著），同时也选收了几篇语音、文字、训诂方面的文章，希望借此机会一并得到方家指教。所收文章按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组。

壹 副词

这部分有三篇文章，一篇描写《朱子语类》中“不成”的各种用法，另两篇分别探索了跨层结构的双音节副词“不成”、“已经”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

《“已经”的初见时代及成词过程》通过语料分析显示，“已经”凝固成词肇始于宋，完成于元末明初。“已经”是在“已+经+V”格式中凝固成词，然后扩展到“已经+N”格式。在成词过程中，语义方面是“经”的逐渐虚化，经历了几个阶段；句法方面经过了“已+经+V”的重新分析。“已经”成词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功能扩展→重新分析→功能扩展。

《〈朱子语类〉中“不成”的句法语义分析》对《朱子语类》中433例不同性质的“不成”用例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可以看出：（1）《朱子语类》中副词“不成”分为两个：一个是否定副词，意义相当于不可能、不可以；另一个是反诘副词，

意义相当于难道。后者可能来自前者。(2)《朱子语类》中未见有语气助词“不成”的用例，助词“不成”见于宋代的说法是一种误解。(3)《朱子语类》“V不成”格式既可以表示结果，又可以表示可能；当宾语与补语同现时，通常使用“VO不成”格式，同时又有极少数“V不成O”格式，该格式既表可能，也表状态。

《近代汉语反诘副词“不成”的来源及虚化过程》通过语料分析认为：(1)反诘副词“不成₂”来自表示评议的否定副词“不成₁”，“不成₁”是在“不+成+V”格式中逐渐凝固的，而“不+成+V”又是“不+成+N”的扩展，“不+成+N”的N是[+实现]义不及物动词“成”的使动宾语。(2)本无直接结构关系的“不”与“成”最终凝固成词(“不成₁”)，其间经历了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同时又是“成”后VP复杂化和“不成”功能迁移的结果。(3)“不成₂”中否定义的消失有一个渐进过程，是在测度问句中实现的，即：不成₁+陈述句→不成₁+测度问句→不成₂+测度问句→不成₂+反诘问句。

贰 助词

这部分有五篇文章，都与时体有关，涉及持续体“定”及方言中相关的“牢”、“实”、“紧”、“稳”、“稳定”，完成体“了”，经历体“过”，以及相当于“再说”的先时助词“着”。

《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试图说明，虽然从跨语言研究的视角看，持续/进行体标记一般源于处所表达结构，但是汉语中存在着另外一条语法化路径。该文从历时文献入手考察了汉语史上持续体助词“定”的语法化过程，并联系吴方言、粤方言、客家话中的“牢”、“实”、“紧”、“稳”、“稳定”的共时变异，试图揭示一条由稳紧义形容词经由中间阶段演化为持续/

进行体助词的语法化路径,并对演变的动因和机制进行了探讨。

《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认为,汉语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完成体构式:A式:V(+O)+X(X=毕/竟/讫/已/了),B式:V+X(+O)(X=却/得/取/将/了)。两种构式在句法形态、语义语用,话语功能等方面均有不同表现。“了”先用于A式,后来用于B式。B式“了”是从用作前景的A式经过中间阶段演化而来。该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早期“了”的源流变化重新进行了梳理,认为“了”的虚化过程是一个从强焦点到弱焦点再到非焦点的焦点弱化过程,而与之结合的VP则经历了从旧信息到新信息的转变。

《〈朱子语类〉中“了”的语法化等级》按语法化程度把《朱子语类》的“了”分为五个次类:完毕义动词>结果补语>完成体标记>起始体标记>纯语气词。这五个次类构成一个语法化斜坡。与这一斜坡相关的有若干参项:(1)VP的情状类型、事件类型、信息结构;(2)“VP了”的否定形式;(3)说话人对事件的观察角度等。在斜坡的前段,最主要的参项是情状类型,情状类型的变化是功能扩展的结果。在斜坡的后段,“了”由[+体意义][-语气意义],到[+体意义][+语气意义],再到[-体意义][+语气意义],都与主观化有关。

《明代以前的“VO过”例》考察了汉语史上的“VO过”格式的使用和地域分布情况。

《汉语方言先时助词“着”的来源》通过方言资料和历史语料两方面的考察分析认为,汉语方言中表示先时、相当于“再说”的助词“着”不是源于“再说”的合音,而是由唐代以后表示祈使的“着”演化而来。“着”的演化过程是一个语境的规约化过程:表祈使或愿望>表祈使或愿望+暂且先(VP)>+表祈使或愿望+暂且先(VP)+别的暂缓考虑(隐含义)。

叁 语气词

这部分有三篇文章，其中《也说“而已者也”不可连读》是篇争鸣的小文章，认为“而已者也”不在同一层次。更详细的论证其实是《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

《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认为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在句中可处于不同的结构层面，语气词同现时，虽然位置紧邻，但相互间并没有直接结构关系。文章进而对语气词同现的层次地位加以分析，归纳出四种结构类型。最后尝试从层次制约、语义制约、句类转换制约三个方面对语气词同现的位序给予解释。

《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探讨了“吗”的语法化过程，认为“吗”是在“VP无”格式中语法化的，整个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是“无”语义泛化，与句法功能的扩展有关；另一方面是“VP无”句式的主观化，与表达功能的扩展有关。

肆 句式

这部分有一篇文章：《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该文是江蓝生先生和笔者合写的，遵江先生嘱咐也收入了本书。该文以“S+把+你这NP”和“S+V+补语标记”为例，论证了句式省缩的过程：从基础句式专化为特定句式，再从特定句式省去VP变为省缩句式。前一阶段形式总体不变，意义有别；后一阶段意义基本不变，形式有别。省缩的动因有高频使用、完形认知、会话原则等三个层面，是不同层面的动因交互作用的结果。省缩之后，通过回溯推理和重新分析，“把”和“补语标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由虚变实的逆语法化倾向。

伍 语音

本部分共三篇文章，有方言音系的具体描写，有语音变异的宏观推测，有对古代国名等专名读音问题的一管之见。

《河南商城（南司）方言音系》记录了商城（南司）话的声韵调系统，并列出了同音字汇。从中可以发现，地处河南南部的商城，语音上既接近中原官话，更具有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特点。

《古代国名、族名等专名的读音问题》从“特殊读音”的依据入手讨论古代专名的读音问题。认为：（1）“特殊读音”的依据不是现代语音而是古代的注音材料。（2）由于语音的发展和古代注音方法的局限，从古代注音材料折合的今音未必是语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未必就是古音。（3）古代注音材料并不完全可靠：有些专名是古代音译词，注释者注明一种译名必须按另一种译名来读或前代译名必须按后代译名来读，这是不科学的；有些专名原本就有两读，注释者舍弃普通读法而坚持特殊读法实无必要；有些注音材料似乎保留了古音，实际并非如此。（4）就算“特殊读音”保留了古音，今天也没有必要仅仅为保留古音而保留古音。

《遵从心理在汉语音变过程中的作用》是由笔者硕士论文《汉语音变与语音遵从》缩写而成的。该文认为语音演变不应该只从语言内部找原因，应该是社会作用与内部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遵从心理是引起语音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决定了语音演变的方式、过程和结果。当时竟敢写这种“大”文章，可见“无知者无畏”。

陆 文字训诂

这部分收录文字训诂方面的四篇习作。

《试探形声字产生的根源及途径》是笔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本来是听赵天吏先生的文字学课时所交的作业，经赵先生推荐在学报增刊上发表。该文认为形声字产生的根源是为了反映字义变化、字音变化、字形变化，产生途径是增加义符、改换义符、减省义符。明显不足是举例以《说文》为主，较少涉及甲骨文、金文。

《〈宋元语言词典〉释义献疑》，对龙潜庵先生《宋元语言辞典》中的“木楂”、“气性”、“打火”、“短局促”、“生各支”、“活支沙”、“恶支沙”等词的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说文〉今方言考》是类似本字考一类的文章，不过是用方言证《说文》，涉及见于《说文》仍活在商城方言口语中的“挈”、“孚”、“杓”、“敕”、“论”、“袒”、“戢”等。

《〈说文解字·水部〉补校》通过《原本玉篇残卷》等清代乾嘉学者未及见到的资料，对大徐本《说文解字》水部“泓、滴、淒、瀑、潦、濩、淮、濂、洩、漿”等十个字在释文方面所存在的明显问题进行了补校。

目 录

壹 副词	(1)
“已经”的初见时代及成词过程	(3)
《朱子语类》中“不成”的句法语义分析	(21)
近代汉语反诘副词“不成”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36)
贰 助词	(63)
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	(65)
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	(87)
《朱子语类》中“了”的语法化等级	(130)
明代以前的“VO 过”例	(163)
汉语方言先时助词“着”的来源	(168)
叁 语气词	(185)
也说“而已者也”不可连读	(187)
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	(190)
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	(204)

2 汉语史论稿

肆 句式	(221)
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	(223)
伍 语音	(259)
河南商城(南司)方言音系	(261)
古代国名、族名等专名的读音问题	(291)
遵从心理在汉语音变过程中的作用	(300)
陆 文字训诂	(319)
试探形声字产生的根源及途径	(321)
《宋元语言词典》释义献疑	(334)
《说文》今方言考	(342)
《说文解字·水部》补校	(348)
后记	(354)

壹 副词

“已经”的初见时代及成词过程^{*}

通常认为“已经”初见于清代（太田辰夫 1958），甚至晚清（龚千炎 1995）；祝敏彻（1996），蒋冀骋、吴福祥（1997）则分别举有明代的例子（详见下文）。副词“已经”究竟产生于何时？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语料的搜寻外，更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标志以资鉴别。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已经”的成词过程如何？一般认为“已经”成词是“经”的“接尾词化”（太田辰夫），或云“意义丧失”（龚千炎）、“词尾化”（蒋冀骋、吴福祥 1997）的结果，也有一些辞书释“经”为“已”，那么“已经”也可能由“已”“经”同义复合而来。对以上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大都点到为止，未予展开。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1 “已经”成词的标志和时代

历史语料中，“已”“经”连用主要处于“已+经+N”和“已+经+V”两种格式，下面分别讨论。

^{*} 该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承蒙胡奇光、孙锡信先生指导，又幸得沈家煊、方梅、吴福祥等先生赐教，谨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1.1 “已+经+N”中的“已经”

一般认为“已+经+N”见于唐代，其实六朝已有许多用例。如：

(1) 薄冷，足下沉痼已经岁月，岂宜触此寒耶？（王献之《杂帖》，《淳化阁帖》卷9）| 太子不食，已经六日。（《撰集百缘经》卷9）| 悉达太子，出家学道，已经六年。（《杂宝藏经》卷10）| 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三国志·蜀书》）| 进围武都，已经积日。（《魏书·皮豹子列传》）| 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日。（《宋书·礼志》二）| 岁朔亟流，已经四载。（《南齐书·何昌寓列传》）| 已经一宿二日，备极冤楚。（《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年。”（《搜神记》卷18）

在唐宋语料中这类例子更为常见，下面略举若干见于注疏、诗词、笔记小说、敦煌文献、禅宗语录中的用例：

(2) 无酒可饮，无荤可茹，箪瓢蔬素，已经数月。（《庄子·人间世》成玄英疏）|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杜甫《哀王孙》，《乐府诗集》卷91）| 火销灰复死，疏弃已经旬。（白居易《重向火》，《全唐诗》卷443）| 招庆云：某甲来去山门，已经二十八年。（《祖堂集》卷11）| 已经十月，耶输降下一男。（《变文集·太子成道经》）| 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拓处数日青肿。（《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卷108引）| 春已经旬，历方换岁。（郭应祥《踏莎行》，《全宋词》2232页）

上例中，“已”是时间副词，表示状态在说话时间或某一参照时间之前出现；“经”是动词，意思是“经过”；“经”后的名词，如“岁月、六日、六年、数月、宿、旬”等，都是表示时段的词或短语，在句中代表事件所经过的时量。从结构上

看,“已”“经”虽然位置紧邻,彼此间却没有直接结构关系,更没有凝固成词。“已+经+时量”的结构层次是“已+(经+时量)”,“已”是加在“经+时量”之上的修饰成分。试比较:

(3) a. 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刘祥。经三年,忽忽不乐,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悒悒而死。(《搜神记》卷15)

b. 父母强逼,乃出聘刘祥,已经三年,日夕忆君,结恨致死。(同上)

a与b叙述同一事情,一云“已经三年”,一云“经三年”,这是“已经”尚未成词的明证。下面是一些“经+时量”用例,也很能说明问题:

(4)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吕氏春秋·孝行览》) | 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汉书·地理志》) | 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世说新语·自新》) | 不经旬日之间,便即夫人有孕。(《变文集·太子成道经》) | 师因此侍奉大愚,经十余年。(《祖堂集》卷19)

元代以后,直至现代汉语中,“已经”仍可以出现在这一格式中。如:

(5) 自蒙泰山错受,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水浒传》8回) | 在路已经数日,回到大寨。(《水浒传》54回)

(6) 亦且妻子随着别人已经多年,不知他心腹怎么样了。(《二刻》卷6) | 元来功夫身子眠在床上,昏昏不知人事,叫问不应,饮食不进,不死不活,已经七昼夜了。(同上,卷20)

(7) 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就是曹家全家到别

处去也老带着她。(《骆驼祥子》)

不过,同样一个“已经三年”,宋元以前是“已|经三年”,而现在是“已经|三年”。这中间自然有一个变化过程,但如果仅仅从“已+经+时量”格式本身来考察这一过程,显然很难分清哪些是没有结构关系的连用,哪些已经凝固成词。因此,须要找到一个鉴别标志。

现代汉语中,“已经+时间词”有两种类型:

A. 已经+时量(时段) B. 已经+时位(时点)

试比较:

(8) A. 已经三年|已经十个月|已经三小时|已经一小时二十分

B. 已经三岁|已经十月份|已经三点钟|已经一点二十分

A、B两类在句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面都有些区别:在句法功能方面,A类可在句中充当时量宾语,B类则不行:

(9) A. 走了已经三年了。|走了已经三个小时。

B. *走了已经三岁了。|*走了已经三点钟。

在语义功能方面,A类表示时间延续的长度,可用于强调时间很长;B类表示时间所处的位置,可用于强调时间很晚。

显然,A类“已经”的语法意义与“经”的词汇意义有更直接的关系,如果不考虑节律因素,“已经三年”现在仍可勉强分析为“已|经三年”;而B类的“已经”与“经”的词汇意义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不考虑节律因素“已经三岁”也不能分析为“已|经三岁”。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果能在历时文献中找到“已经+时点”用例,就可以证明这时的“已经”业已凝固成词。

前举六朝至宋元的例子都是“已经+时量”,“已经+时点”